

人闲桂花落

■仇士鹏



王维在《鸟鸣涧》中写道: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”我一直好奇:究竟是因为人闲,所以感到了桂花落,还是桂花飘落的时候,人会感到片刻的安闲?又或者,二者兼有之?

齐白石曾画过《桂花双兔图》,画中,一白一黑两只兔子匍匐着,宝石般的眼睛里露出童真与悠闲。它们的头顶是一树桂花,枝条苍劲,叶子呈一个个“圭”字,上面堆满了鹅黄的桂花,微微下垂。许是有风盈怀,树枝略有倾斜,暗香遂顺流而下,填满了人的两袖。兔与桂相映成趣,安逸的闲情便在笔墨的留白中悄然氤氲。我想,齐白石画这幅画时,必然带着一抹轻笑,于是那桂花的枝条才能从岁月的留白处轻轻伸来。

文人墨客对桂花似乎都有着别样的喜爱——比如林清玄,他曾分享过做桂花酱的秘方:“把盛开的桂花采下,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,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,撕成片片,放入桂花罐中,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,用蜡密封,10天后就可以食用,而且愈陈愈香。”

可能,这是因为桂花香最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特征,平和而又婉约,芬芳而不甜腻,悠远而有余韵,如露般滋润,如泉般清冽,如月般轻柔;也可能是因为桂花特立独行的淡黄,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,不去附庸风雅,而是重新定义人们眼中的风流雅韵,在象征名贵的红与碧之外开辟新的审美领地。恰如宋人谢懋所言,桂花“占断花中声誉,香与韵、两清洁”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喜欢抓一把桂花,爬上墙头,一朵朵地取出来,托在掌上,轻轻地撒出去。桂花的花瓣便像竹蜻蜓的羽翼般迅速旋转起来,花朵成了一团黄色的漩涡,以一种狂热的舞姿落向大地,在美中诞生,亦在美中消亡,每一朵都是世界级的跳水冠军。我能乐此不疲地玩上小半天,享受一份短暂而浪漫的美。

母亲不懂,以为我在浪费时间,便把我喊下来,和她一起摇桂花。她先在地上铺上一圈塑料膜,然后使劲儿地摇桂花树。她的力气小,所以整个身子都在用力,像和树拔河般,抓着树枝迅速地半蹲,靠着体重硬是把高大的桂花树摇出扬米去糠般的沙沙声。她还会喊我和她各站一边,把桂树摇得直哆嗦,细小的桂花便纷纷跌出了树的手掌,像是等了太久的经年的雪,落得毫不留恋,落得迫不及待,落得浩浩荡荡。一时间,清香四溢,久久不散。

母亲蹲在地上,鬓角上挂着星星点点的桂花,如果不是岁月给了她太多的狼狈,这应当是一幅美人弄花图。当代台湾女作家琦君曾在《桂花雨》中深情地回忆了童年时摇桂花雨的场景,她在树下大喊:“啊!真像下雨,好香的雨啊。”对我们这代人而言,没有被桂花雨淋湿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,是散发不出迷蒙清香的——当然,对于如今城市里属于公共财产的桂花树,应当保持尊敬,收回蠢蠢欲动的手。

把桂花都装进簸箕里,晒干后就能泡茶了。冲出来的茶水泛着温润的琥珀色,在秋天的肠胃里唤醒春天的念想。它的香气很柔,软软地敷在舌尖,让说出来的话都有着醇厚的质感,使人忍不住地亲近。

曾见过生活精致的人,特地在桂花树下喝桂花茶。你分不清茶中漂浮的桂花是撒进去的,还是树上飘落的,它在茶水中重新焕发了活力,快活地兜着圈,如戏水的小黄鸭。把桂花含在嘴里,每一次饮茶,让茶水裹挟着清香在口中氤氲,以涓涓细流的方式一点点地沁入喉咙,唇齿都会享受到一次清福。此刻,上有花枝招展,中有杯含桂韵,下有落英满地,人和花在这一刻形成了圆融而和谐的统一。

不过,相比于品茗,生性粗野的我,更喜欢睡觉。在乡下老家,找一棵桂花树,在树下铺张席子,便是一场幽梦。风来时,一两朵桂花落下来,直接潜入了梦中,用丝丝缕缕的清香织成翅膀,让我似蝴蝶般在庄子的无何之乡发出千秋的大问。我向往那样的场景,我躺在厚厚的桂花之中,像是一只渺小的虫子,被天地以最高的礼遇送入终点。在我起身的时候,风在我的脚下打着旋,我逐渐化成纷纷扬扬的桂花,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一束秋阳般的光芒。

有些人天生灵魂里就透着香,我想,就是因为他的上一段旅程,是以桂花填词了结尾。

在桂树不远处有一口池塘,水面上时常铺着一层桂花。不知道里面的鱼会不会偶尔露出水面,在呼吸时吞下一朵湿漉漉的桂花,从此便也爱上了它清新的香味?会不会有一条曾经误入我的梦中的鱼,衔走了我的名字或是影子,从此便以桂花为食,为落花而悲,也为花落而喜?这样想来,这些鱼应是自带清香,是最正宗的“桂花鱼”,用来清炖、煲汤,便是山野赋予人的最好的恩赐了。

如果说桂花是一首诗,那么闲就是它的诗眼。把岁月当作杯盏,摇进三朵桂花,三寸月光,三点星辉,添上一缕茶香,秋日最美的风露便能如辛弃疾所言,“染教世界都香”。

孩子与种子

■蒋阳波

站在高一三楼教室外的走廊上往外看的时候,对面树上的几处红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我用手机拉近拍照,才发现原来是红玉兰长出了玫红色的花蕾。在一大片绿色梨状叶片的衬托下,玫红色的花蕾虽然很小,但却很醒目。而在绿色梨状叶片背后的不远处,一大簇栾树的黄色花朵正尽情绽放。

四季的轮换,悄无声息。一次次点滴的更替,一次次默默地呈现。倘若不留心,是看不出来的。如果你忽然觉得人间换了天地,那一定是某个季节蓄谋已久的表演。

合欢树的艳丽仿佛只热闹了一个春夏,秋天里就开始销声匿迹了。树上的合欢花凋萎了,但凋萎了的合欢花下却悬挂出一串串长条的英果来,像是将那些过时了的荣耀珍藏起来,凝结出这样的果实,孕育出下一场更盛大的喧嚣。

校园里的加拿利海枣是棕榈树的一种。它们在斑驳的树干和努力撑开的伞盖之间,挂出一大簇一大簇金黄的果实来,这种果实糖果大小。记得本地好像也有一种棕榈树,能结出这样大小的果实,只不过它的果实颜色没有这么鲜艳。

小时候,我们很是喜欢这种果实的,常常把这样一大把的果实用柴刀砍下,装入用竹子制作的压力筒里当弹药。一个空心的竹筒,前面塞入一颗这样的果实,后面用废布缠绕密封的推子。猛地往前一推,前面的果实受这种推力的压迫,“啪”地一声从前的洞里暴出来,射得很远。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击碎喝完了排成排的口服液空瓶子。

那时候,除了拿这种果实做这用处外,樟树籽也常常被我们用来做这个玩。樟树籽是绿色的,也如这般大小,只是相比而言,更加有弹性。被压迫之后,它们常常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芳香。我们是不敢拿那个东西对着人击打的,因为怕无意之中伤了别人。那时候的玩具,大多是自制的,有火药枪、轮滑车等等。而子弹,却是天然的。

有点意外的是,一串串子弹发射出去,第二年的春天,那些经常被我们光顾玩耍的地方,就长出了许多这些树的树苗。

我们的玩耍,也成了种子的传播途径。

现在想来,时光的流逝与季节的变化,都是那么悄无声息,却又意味深长。

真的心痛

■黄光辉

自去年9月从一线退居二线后,我又把年轻时写日记的习惯捡起来了,将每天无所事事的鸡毛蒜皮之事写在本子上,记在日记里。但这半个月我却不敢提笔,因为一提笔就越不过躲不开一个生死兄弟候子——这位英年早逝的邵阳洞口籍英才。

我和候子相遇是在上个世纪的1996年,他转业到市国土局,做我的副手:办公室副主任。我们俩是一见如故,一见投缘,一见就成为了永远的兄弟。

候子,是他的外号,我叫习惯了,叫了二十多年。他其实是我兄长,比我大8个月。他在部队就是一个专业人才,是我们那个时代比较稀缺的本科毕业生,并且在本科毕业后又投笔从戎二十年,是个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才。他刚转业到市国土局办公室,因为懂电脑,懂信息化,所以,当时局里所有这方面的决策和具体事物,主要领导都会在事前征求他的意见。我们做搭档,做兄弟,很开心。

后来,国家搞机构改革,搞事业单位脱钩。他又敢为人先,主动从公务员队伍里退出,进入改制脱钩的地源评估所。作为当时脱钩后的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,他转身畅游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,做得风生水起,众人交口称赞。

回想起候子兄弟的一生,他从农家子弟,到本科毕业的知识分子;从投笔从戎的大学生,到参与卫星接收发射的技术人才;从转业后的机关公务员,到主动脱钩后下海的商人。无论在哪个阶段,他都是那么兢兢业业,那么勤勤恳恳,那么卓越优异,让了解他的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可是,为什么这样的人走得那么匆匆呢?9月9日,当我在高铁上接到他仙逝的消息时,我惊讶、心痛,不敢相信,最后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——我是真的心痛啊,我的生死兄弟!您一直是那个我心中、眼中的身体棒棒经得起“糙”的董事长,怎么会突然得绝症?从发病到故去,竟然不到一个半月!

记得我9月1日去长沙湘雅医院看望他时,他还只是脸色有点憔悴,精神有点萎靡,在我的鼓励和劝说下,他还与大家有讲有笑,并表态:争取到北京后,早日康复回来。谁想到,一别就此成永诀,呜呼哀哉!

兄弟,我是真的心痛!这种心痛从9月9日听到你的死讯后,就一直没有停止。去参加你的追悼会,你闺女靠着我叫黄叔叔时,我再次失声痛哭。你夫人与我见面后,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我泣下如雨。

候子,我的生死兄弟,如今你已故去,我却还在人间盘桓,我们在两个世界里,真的成为了“生死兄弟”!

三国人物志

■颜铄屿

致皇甫嵩

得诏奋锐定黄巾,
火计势击长社宁。
征南逐北讨四乱,
力所能尽臣节。汉祚倾颓人怀异,
宦海浮沉不改忠。
国临急难良才见,
一片丹心昭简青。

致黄盖

擐甲定江东,转战事三世。
挥刀平山越,武夫可治蛮。
诈降楚曹鲈,何惜老臣身。
赤壁今已寒,犹忆当年火。

三块月饼

■郭建军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七团二连上小学,那时,团场物资不丰富,特别是副食品少,供应紧张。我家五口人,哥妹三人,妈妈身体也不好,家里经济困难,一家人省吃俭用度日子。由于家里是困难户,我从没有尝过月饼是什么滋味。

我家境贫困,班主任王英老师都知道,她是一名下乡上海女知青,待人和善,教学认真,很受我们学生的爱戴,她还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,每天忙忙碌碌,乐此不疲当园丁,一心一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。

有一年的中秋节,轮到我值日。放学后,我把教室打扫干净后准备回家,这时,王老师把我叫住,让我到她办公室去。我背着书包来到她的办公室,她把一包东西塞到我的手里说,明天是中秋节了,你把这三块月饼带回家,分给你哥哥妹妹品尝吧。我拿着月饼,不知道说什么好,呆在原地不知所措。王老师微笑着和蔼地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这是老师的一点心意,你要好好学习,现在快回家吧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包月饼,心里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王老师的办公室。

回家后,我高兴万分,把老师给我送月饼的事告诉了父母。父母也被王老师的善举所感动,父亲叮嘱我们要勤奋学习,用好的成绩回报老师。我拿着小小圆圆的月饼,一股诱人的香甜味道扑鼻而来,我一小口一小口吃着不曾吃过的月饼,有一种幸福无比的感觉涌上心头。那种月饼的滋味在我心间弥漫了很长时间,使我深深体会到老师的关爱和体贴之情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王老师给我送三块月饼的事,一直珍藏在我心田里,每当回忆起,我仿佛就能闻到那三块月饼的香甜味道,感觉王老师就站在我面前。